

挑戰，也為舞團的未來創作帶來了新的刺激。
 (Septine Webré)說，「但是傳達的方式改變了。」這種改變，向藝術家們提出了新
 部分節目轉為網上免費放送。「我們藝術的DNA並沒有變。」港芭藝術總監衛承天
 辦的「自由駐——香港芭蕾舞團2021」項目「盡演(芭蕾)藝術節」亦於日前登場，大
 一年多的時間內積極探索各種網上策劃的可能。舞團最新與西九文化區自由空間合
 自去年疫情初起時推出「港芭@家」系列網上節目後，香港芭蕾舞團(港芭)在近

文：尉璋 圖：香港芭蕾舞團提供



■舞蹈作品《六人五作》之《極端黑暗》。



■衛承天現場指導舞蹈拍攝。

「盡演(芭蕾)藝術節」

日期：即日起至4月4日

大部分節目將於舞團網站及社交媒體平台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witter，以及內地平台哩哩哩、騰訊視頻、微博和微信) 提供免費串流。詳情請參考：<https://www.hkballet.com/en/see-hkb/hkb-upclose-programme/turnout-festival2021>

專訪衛承天：

富芭蕾
化為光影



■舞蹈作品《奧菲斯歌舞廳》。

直堅持現場的演出。」
 重開，棒極了，我們仍會一
 但是它不會消失，現在劇場
 而在過去的一年間，這種體驗很少發生，
 達至更好的表現。這些是很特別的體驗，
 感受到舞者，他們的回饋會促使舞者力圖
 的能量交換。舞者向觀眾傳遞能量，觀眾
 「當幕布升起，舞者與觀眾之間有着雙向
 場演出自然是無可複製、難以取代的。
 於自己的個人時光。「鏡頭也可以將觀眾
 在家中捧着手機，或許拿着GoPro，這是屬
 們，也從一個更加私人、親密的角度的。」
 中對着1,000個觀眾表演不同。觀眾看我
 着個體的觀眾在跳舞，那種感覺和在劇場
 間有着某種獨特的親密感。「你如同是對
 但網上演出的特別在於，它與觀眾之
 另一種親密感

對
 來說，現
 於衛承天



■「盡演(芭蕾)藝術節」《六人五作》帶來矚目新作。



電影，而非只是現場演出的記錄。」
 間，所捕捉到的畫面更像是舞蹈
 影師帶着穩定器穿梭在舞者之
 與舞者共舞。在一些作品中，攝
 插在舞者間，那種感覺如同觀眾
 舞者的特寫，也有鏡頭是穿
 作品中，有的鏡頭是

鏡頭發揮獨特作用

的，哪怕當我們在講故事，我們也更加擅
 探索的空間。「舞蹈的藝術語言是隱喻性
 以描摹的情狀，這讓數碼轉化充滿了可供
 但電影鏡頭獨特的質感又可以呈現現場難
 現場的觀舞經驗難以在影片中複製，
 這甚至比劇場更加有效。」
 節，但它可以呈現那個年代香港的氛圍，
 代細節，攝影機顯然不可能捕捉所有的細
 化中心首演。這個作品中充滿了大量的時
 設置在1960年代的香港，將於6月在文
 創作一個新版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背景
 媒介特質顯得尤為重要。「比如我們正在
 在創作者只能選擇去轉化時，有效地發揮
 適合數碼化，那麼在受疫情影響的當下，
 者各有利弊。坦白說，並非所有的作品都
 不同的觀賞體驗。正如對衛承天而言，兩
 現場與網上，絕對是



■香港芭蕾舞團藝術總監衛承天。



■衛承天對着螢幕指導舞作拍攝。

學習對着螢幕編舞
 的背景故事可以被嵌入作品中。」
 體信息的功能，但因為電影的質感，我們
 碼影片，舞蹈不再承載交代背景故事和具
 ballet.)「所以，當我們將舞蹈轉化為數
 這個角色。」(There is no mother-in-law
 ·巴蘭欽才說：「芭蕾舞劇中不會有岳母
 像是詩，而非小說，所以著名舞蹈家喬治
 巨細地交代故事的細節和人物關係。它更
 繪氛圍。」舞蹈擅長意象的營造，卻無法
 長呈現人物、捕捉情感、描

學習對着螢幕編舞

隊合作的結果。」衛承天說。
 攝和舞者的動作達到一致。整個過程是團
 接過攝影機和攝影師一起行動，去保障拍
 熟悉舞蹈或者芭蕾舞，我們的舞團導師就會
 行調整。有些時候，攝影師可能沒有那麼
 全是不同的人，大家要即興反應，實時進
 下，攝影師、影像藝術家、舞者、編舞，
 過程，前面的準備只是一個框架，到了當
 作。「所以拍攝的過程也有些像是創作的
 拍攝的過程更是群策群力的實時創
 熒幕中取材布局。」
 動作的呼應。但現在，我要學會怎麼在小
 很習慣在看舞時去分析它的邏輯、結構、
 來是怎樣的。30年的創作體驗，我的眼睛
 出，而要看取景器，去看每個鏡頭被拍下
 刻提醒自己，不要只盯着舞者的現場演
 台上轉向拍攝的監視器小熒幕。「我要時
 衛承天說，最大的挑戰是要習慣將目光從
 了，編舞傳達作品的方式自然就要改變。
 可以充斥這個空間。「觀眾的視角轉變
 視整個舞作，「但透過鏡頭，觀眾的目光
 自己總站在舞者前方，從觀眾的視角來檢
 又如同觀眾的眼睛。」他說以往排練時，
 鏡頭就如同作品中出現的另一個舞者，它
 為可以隨時再來一次(笑)。而不同的是，
 驟並沒有變，舞者的壓力甚至更小了，因
 心DNA並沒有變，舞者用身體表達的步
 達我們的身體。拍攝之下，我們藝術的核
 「作為舞者，我們所做的事情就是表
 眾與編舞的影響大於對舞者的影響。
 多細節。衛承天說，拍攝對觀
 舞作拍攝的過程涉及到很